

傅雷著译全书

第八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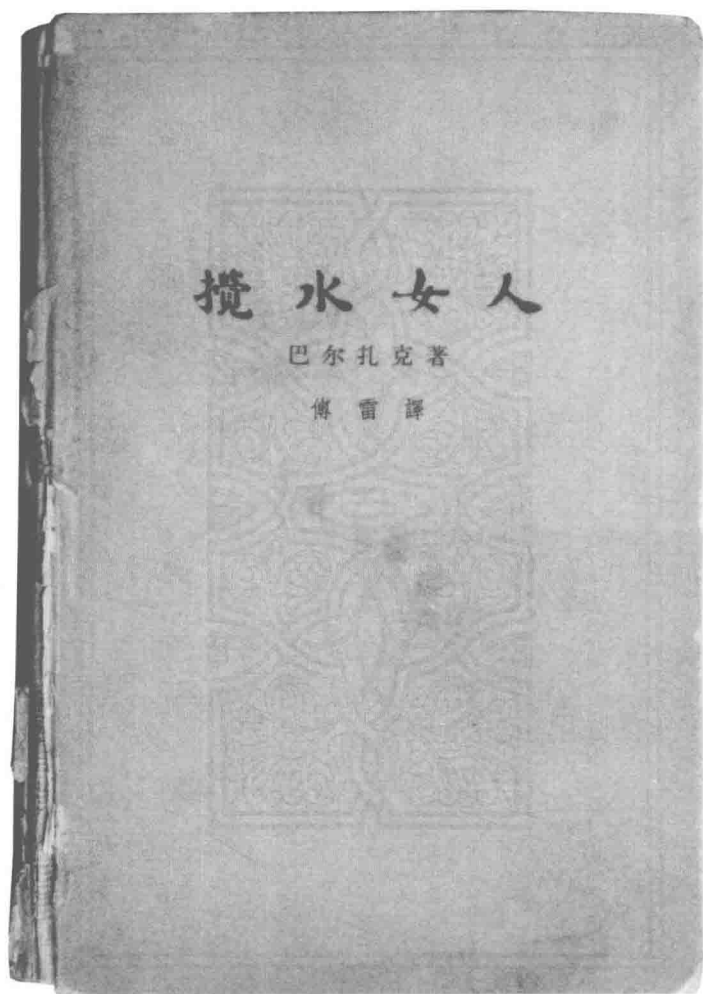
傅敏 主编



翻译《搅水女人》时期的傅雷
(一九六零年)



翻译《搅水女人》后之傅雷夫妇
(一九六一年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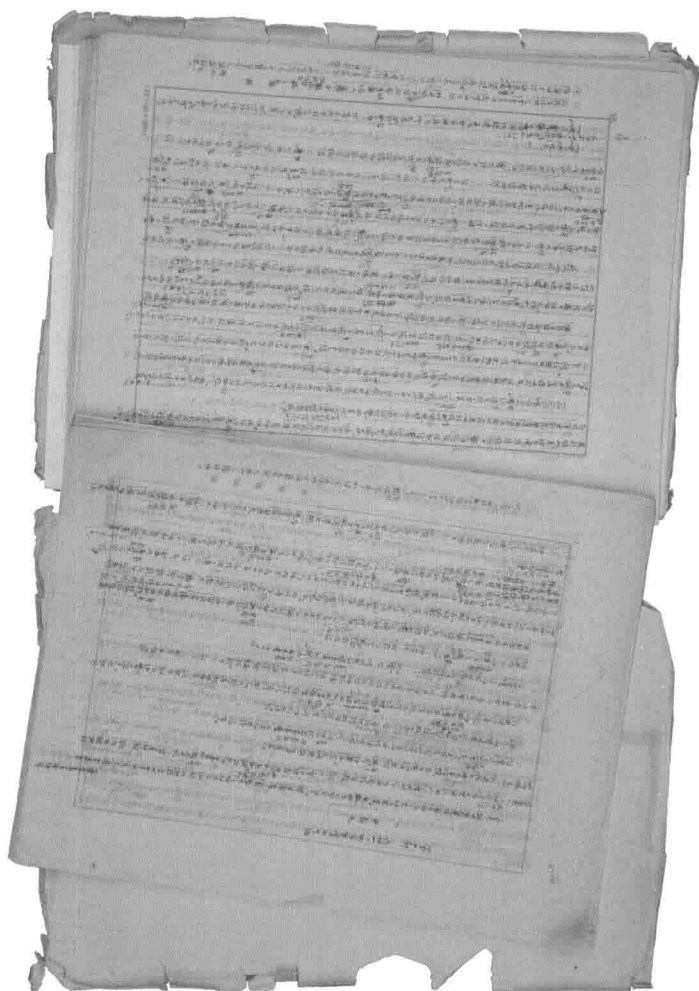


巴尔扎克《攪水女人》初版本封面（书名题签系傅雷墨迹）
（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人文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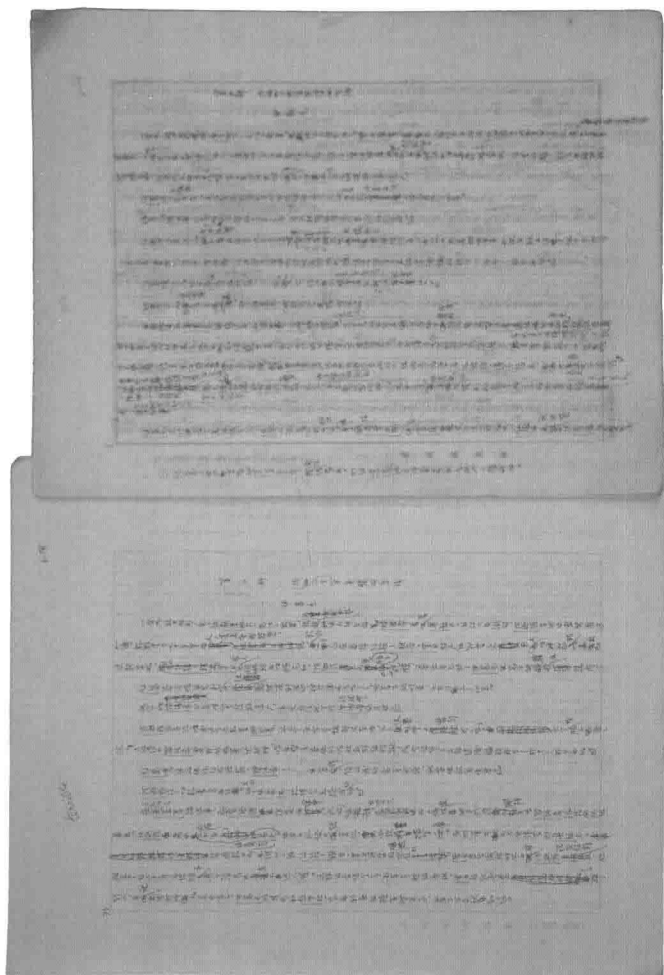
攪水女人 初译稿

巴尔扎克《攪水女人》初译稿正稿
(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改定)

巴尔扎克《搅水女人》第二部初译稿
(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至十月二十一日初译;十一月二十一日改订)



巴尔扎克《搅水女人》第二部初译稿和二稿之比较



第八卷出版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长篇小说《搅水女人》。

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均属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内地生活栏”，构成“独身者”生活的第三部。

《搅水女人》翻译于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十二月，搁置至摘帽后，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是铩羽而归的第一本巴尔扎克译作，译法稍异于早期巴译，寓衰年变法之意。

本书现据安徽文艺出版社《傅雷译文集》第三卷，以及辽宁教育出版社《傅雷全集》第三卷校订排印。

本卷目录

第八卷出版说明

巴尔扎克

搅水女人 / 1

巴尔扎克

搅水女人

Honoré de Balzac
LA RABOUILLEUSE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译者序

《搅水女人》最初发表第一部，题作《两兄弟》，第二部发表的时候标题是《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》，写完第三部印成单行本，又改用《两兄弟》作为总题目。巴尔扎克在遗留的笔记上又改称这部小说为《搅水女人》，在他身后重印的版本便一贯沿用这个题目。

因为巴尔扎克一再更改书名，有些学者认为倘若作者多活几年，在他手里重印一次全部《人间喜剧》的话，可能还要改动名字。原因是小说包含好几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因素（或者说主题），究竟哪一个因素或主题最重要，连作者自己也一再踌躇，难以决定。

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的《人间喜剧》总目，这部小说列在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内地生活栏”，在内地生活栏中又作为写“独身者”生活的第三部：可见当时作者的重点是在于约翰-雅各·罗日这个单身汉。

在读者眼中，罗日的故事固然重要，他的遗产

和他跟搅水女人的关系当然是罗日故事的主要内容；可是腓列普的历史，重要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；而两兄弟从头至尾的对比以及母亲的溺爱不明也占着很大的比重。《搅水女人》的标题与小说的内容不相符合，至少是轻重不相称。作者用过的其他两个题目，《两兄弟》和《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》，同样显不出小说的中心。可怜的罗日和腓列普相比只是一个次要人物，争夺遗产只是一个插曲，尽管是帮助腓列普得势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
再以本书在《人间喜剧》这个总体中所占的地位而论，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上创造的人物而论，公认的典型，可以同高老头，葛朗台，贝姨，邦斯，皮罗多，伏脱冷，于洛，杜·蒂埃等并列而并传的，既非搅水女人，亦非脓包罗日，而是坏蛋腓列普·勃里杜。腓列普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“人妖”之一，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。

检阅巴尔扎克关于写作计划的文件以及他和友人的通信，可以断定他写本书的动机的确在于内地单身汉，以争夺遗产为主要情节，其中只是牵涉到一个情妇，一个外甥和其他有共同承继权的人。但人物的发展自有他的逻辑，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，有其势所必然的发展阶段和最后的归宿。任何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不免受这种逻辑支配，也难免受平日最感兴趣的某些性格吸引，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动全书的重心，使作品完成以后与动笔时的原意不尽相符，甚至作者对书名的选择也变得迟疑不决了。巴尔扎克的《搅水女人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。大家知道，巴尔扎克最爱研究也最擅长塑造的人物，是有极强烈的情欲，在某个环境中畸形的发展下去，终于变做人妖一般的男女！情欲的对象或是金钱，结果就有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；或是儿女之爱，以高

老头为代表；或是色情，以于洛为代表；或是口腹之欲，例如邦斯。写到一个性格如恶魔般的腓列普，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过机会，不把他尽量发展的。何况在所有的小说家中，巴尔扎克是最富于幻境的一个：他的日常生活常常同幻想生活混在一起，和朋友们谈天会忽然提到他所创造的某个人物现在如何如何，仿佛那个人物是一个实有的人，是大家共同认识的，所以随时提到他的近状。这样一个作家当然比别的作家更容易被自己的假想人物牵着走。作品写完以后，重心也就更可能和原来的计划有所出入。

他的人物虽然发展得畸形，他却不认为这畸形是绝无仅有的例外。腓列普就不是孤立的；玛克斯对搅水女人和罗日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明明是腓列普的副本；在腓列普与玛克斯背后，还有一批拿破仑的旧部和在书中不露面的，参加几次政治阴谋的军人。为了写玛克斯的活动和反映伊苏屯人的麻痹，作者加入一个有声有色的插曲——逍遥团的捣乱。要说明逍遥团产生的原因，不能不描绘整个伊苏屯社会，从而牵涉到城市的历史；而且地方上道德观念的淡薄，当局的懦弱无能，也需要在更深远的历史中去找根据。内地生活经过这样的写照，不但各种人物各种生活有了解释，全书的天地也更加扩大，有了像巨幅的历史画一样广阔的视野。

与腓列普作对比的约瑟也不是孤立的。一群优秀的艺术家替约瑟做陪衬，也和一般堕落的女演员作对比。应当附带提一句的是，巴尔扎克在阴暗的画面上随时会加几笔色调明朗的点染：台戈安太太尽管有赌彩票的恶习，却是古道热肠的好女人，而且一举一动都很可爱；便是玛丽埃德也有一段动人的手足之情和向社会英勇斗争的意志，博得读者的同情。巴尔扎克的人

物所以有血有肉，那么富于人情味与现实感，一部分未始不是由于这种明暗的交织。

巍然矗立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景象后面的，一方面是内地和巴黎的地方背景；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的时代背景：从大革命起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一个时期为止，政治上或明或暗的波动，金融与政治的勾结，官场的腐败，风气的淫靡，穷艺术家的奋斗，文艺思潮的转变，在小说的情节所需要的范围之内都接触到了。

巴尔扎克在《人间喜剧》的总序中说，他写小说的目的既要像动物学家一般分析人的动物因素，就是说人的本性，又要分析他的社会因素，就是说造成某一典型的人的环境。他认为：“人性非善非恶，生来具备许多本能和才能。社会决不像卢梭说的使人堕落，而能使人进步，改善，但利害关系往往大大发展了人的坏倾向。”巴尔扎克同时自命为历史家，既要写某一时代的人情风俗史，还要为整个城市整个地区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。因此他刻划人物固然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尽量挖掘；写的城市，街道，房屋，家具，衣著，装饰，也无一不是忠实到极点的工笔画。在他看来，每一个小节都与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。这些特点见之于他所有的作品，而在《搅水女人》中尤其显著，也表现得特别成功。

环绕在忍心害理，无恶不作的腓列普周围的，有脓包罗日的行尸走肉的生活，有搅水女人的泼辣无耻的活剧，有玛克斯的阴险恶毒的手段，有退伍军人的穷途末路的挣扎，有无赖少年的无法无天的恶作剧，又有勃里杜太太那样糊涂没用的好人，有腓列普的一般酒肉朋友，社会的渣滓，又有约瑟和一般忠于艺术的青年，社会的精华……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场面使这部

小说不愧为巴尔扎克的情节最复杂，色彩最丰富的杰作之一。有人说只要法国小说存在下去，永远有人会讨论这部小说，研究这部小说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

